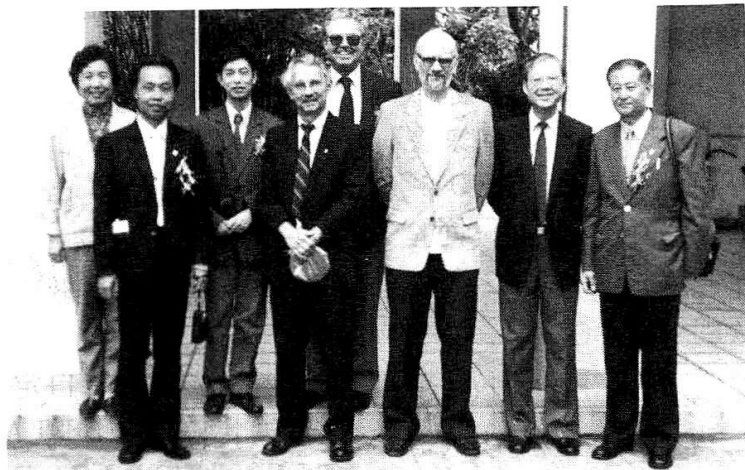


訪問上海市天主教知識分子聯誼會成員



上海市天主教知識份子聯誼會四位成員應香港明愛之邀，於今年三月訪港，參觀本地天主教的社會服務工作，尤其是老人服務，四位成員分別是陳尚方醫生，胡成典工程師，孫民強檢驗師及王二貞護士。他們欣然接受<<鼎>>的以下訪問：

鼎：可否談談上海市天主教知識份子聯誼會的歷史背景及未來計劃？

陳：上海市天主教知識份子聯誼會成立於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今八個多月了。文革以後宗教政策逐步落實，宗教生活漸上軌道，但是神父年齡都較大，平均年齡是70多歲，主教的年齡更大，因此我們覺得教友應為教會多做一點工作。我們知識份子在文革中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比如：我自己也不能行醫，

但現在知識份子政策也落實了，我們也很高興多發揮積極作用。知識份子聯誼會的會長是朱仲剛教授，去年到加拿大訪問，回來後對我們講解國外情況，這時我們對國外情況是閉塞不通，知之甚少的，對教會的了解也不多，朱教授對我們講述了加拿大的教友如何與神父一起參與教會的工作，在社會服務中，為基督作見證。我們從前沒有這樣的概念，聽後覺得很有意義，於是成立了這天主教知識份子聯誼會。

到目前為止，我們有會員 350人，其中超過三份之一以上是醫護人員，其他的主要尚有工程技術人員及教師，在大學執教的也很多。開始時，我們不知道怎樣做。我們相信發揚福音精神為社會服務，是教友的本份。張主教及金主教常教導我們教友除參加宗教活動外，也應當起來參與工作，為社會服務。我們的祈禱生活與我們的專業工作生活應相輔相承，缺一不可。我們是醫生，護士，工作就是看病，就是保障健康。我想假使能集合起我們的力量，為神父，修士，教友及非教友服務，是很有意義的。因此開始了工作，從去年到現在的半年多，我們的醫療組得到外邊跑，因為我們還沒有自己的汽車，我們借用了佘山修院的小汽車，可載十餘人，包括醫生，護士，到各處聖堂去給人看病，這些醫護工作很受人們的歡迎，漸漸有了口碑，附近的人都到堂裏來就醫，本著同是天主子女的心情，我們也為他們看病，但服務對象始終以教友為多，我想我們應對非教友也更多做一點，只不過目前的經濟能力不是那麼大。

有些老人，因中風，高血壓或行動不便，不能到堂裏來，那麼我們的醫生就到他們的住處，為他們診治。目前，這些工作主要仍是由退休醫生和退休護士負責，其他多是兼職性質的，用公餘時間參與

工作。退休醫護人員既有時間，若體力應付得來，可以到老人家中為老人服務。

鼎：外教人對知識份子聯誼會的印象如何？

陳：外教人對知識份子聯誼會的服務很歡迎，但目前我們的設備尚不充足，服務對象集中在老人方面，社會上老人愈來愈多，上海市的老人家更是為數眾多，所以今次我們來香港，主要是向明愛學習如何為老人服務。教區中為老人服務所需甚多，整個社會的需求也大，可是我們對老人服務所知甚少。問題不單限於醫療，更及於護理，明愛給予我們今次的學習機會，對我們十分有幫助。

鼎：在上海市目前你們有沒有一處推行這些服務的場所？

胡：場地問題原是十分緊張的，但最近佘山築了修院，舊修院的房子空出來，有些房子可供使用，房子比較大，但是比較舊。教區也有意在那裏開辦老人服務。

鼎：辦安老院在中國是不是一件新鮮的事情？中國家庭一向十分照顧老人家，是不是這種習慣改變了？

胡：敬老是中國傳統的美德。但是由於複雜的原因，社會上仍有一些孤老需要有人來關心照顧。安老院本來就有，從前教區也辦了，可是後來都統統由國家接辦。現有數所安老院都是由國家管理，設備很好，規模也大，但遠遠趕不上需求，

因此政府也鼓勵我們自辦安老院。我們本著愛主愛人的心願，也認為這應是我們的工作。

鼎：剛才談及愛主愛人，可否介紹一下會方的神修生活？你們如何吸取靈修滋養和力量，去從事你們的工作？

胡：這方面我們請了金主教擔任聯誼會的神修指導，最近教區有幾次避靜，我們有些成員參加。教區方面，今年恢復舉行避靜，才舉行了三次，為佘山修院一次，教區兩次，請金主教講了道理。

鼎：請問愛國會與知識份子聯誼會的關係及分別如何？

孫：愛國會是一個教友的愛國組織，其任務之一是促進教會與政府之間的聯繫，起橋樑的作用；知識份子聯誼會是上海天主教友中知識份子階層一個自願參加的組織，主要目的是發揮知識份子的專長，為社會服務，為基督作見證。

鼎：外間堂區也組織很多種善會，與知識份子聯誼會有何區別？

孫：這類善會過去在教區都有，後來文革中善會活動遭禁，到目前仍未恢復過來。知識份子聯誼會與這類善會不同，它的工作對象與愛國會也有不同，除了剛才所提的醫療服務外，教師也做了一些工作，幫助教友家庭的子女解決學習方面的困難，開辦補習班，為教友及非教友服務。最近為了迎接聖母月，灌錄唱經

班的一組聖母歌錄音帶。

鼎：甚麼動機推動你們參加知識份子聯誼會？

胡：參加是自願的，願意把自己的專長拿出來為社會服務，盡好教友的本份，動機不是為錢，主要是服務人群。現在參加的人主要都是50年代天主教學校畢業的，都希望力求進步，而知識日新月異，我們要學的新事物很多，社會的，教會的都要吸收，且看看有什麼可以適合我們的社會；我們每晚都研究到深夜。今早我們參與了華仁書院的國語彌撒，很受感動，我們能夠明白每一個句子。主教團中已成立了小組，研究禮儀革新的問題，所以此行帶回去的資料甚多。此行最大的收穫是觀念上的改變，以老人服務為例，以前教區辦老人院是看作一慈善事業，給老人施恩賜。但明愛及安老會修女帶給我們新的觀念，老人是主人，他們享有被照顧的權利；安老院的工作人員是來為老人服務。教會方面亦有很多新觀念，不斷在變，很多新觀念是我們到這裏來之前所不知的，這是我們此行的一大收穫。